

我国社会主义 文学艺术的道路

周 揚

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

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在中国文学
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周 揚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书号 1615 字数 33,000 开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张 2 1/4 插页 1

1960年9月北京第1版 1960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70,000册 定价 (3) 0.20元

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今天开幕了。

从一九五三年九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到现在，已经将近七年。从一九四九年七月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算起，已经十一年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在人类整个历史行程中不过是一瞬，但是就在这个短短的期间，我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我国人民连续地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胜利，现在正在党的建設社会主义总路綫的指导和鼓舞下，在工农业生产和其他各个战綫上創造着偉大的成績。我国大地上出現了一系列的新事物。社会主义經濟建設以空前速度持續跃进，农村和城市人民公社正如旭日东升，千百万群众卷入了热火朝天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运动。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无比深刻的变化。毛澤东同志十分恰当地用“精神振奋，斗志昂揚，意气風發”十二个字来形容大跃进中的

中国人民。我国人民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劳动中所表现的英雄气概，他们的崇高理想和道德品质，赢得了全世界进步人类的称赞。中国正在一步一步地改变着贫弱落后的面貌，以雄伟的革命姿态，青春焕发地站立在世界上。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广大人民，胜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正在一日千里地前进。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世界人民的觉悟、团结和斗争，构成了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有力屏障。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正在进一步没落衰亡。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遭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民的反对。一位古巴革命诗人写过这样的诗句：

古巴人民！学会这句英文，

为了高呼：

滚回去，美国人！

这些愤怒的诗句代表了一切被美帝国主义蹂躏的人民的呼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民主革命运动，正在风起云涌。古巴人民革命的胜利，日本人民英勇的反美爱国斗争，阿尔及利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抗战，刚果人民奋起反对殖民主义，南朝鲜和

土耳其人民推翻卖国独裁者，大大振奋了世界的人心，破除了许多人对帝国主义的恐惧心理，鼓舞了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勇气。在帝国主义国家内，广大人民反对垄断资本，反对法西斯主义，争取和维护民主自由，争取社会进步的正义斗争，也正在进一步展开。包括最广泛阶层的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势力、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涨的局面。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人民彻底粉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锁链的时刻已经到来。帝国主义最后从地球上消灭的日子已经不远了。社会主义的优良制度和共产主义的美妙理想，正吸引着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

文学艺术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一种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是阶级斗争的神经器官。在帝国主义国家，人们看到了一片骇人的精神崩溃、道德堕落的景象。这种景象也反映在这些国家的文艺作品中。今年五月间在法国举行的第十三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所展出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影片，几乎无例外地是色情、淫乱和犯罪行为的混合物。连资产阶级的评论家也不能不慨叹地说，这是“有史以来最厚颜无耻的一次电影节”。这正是资本主义世界腐朽没落的一个

投影。壟斷資本家們不但使在他們控制下產生的文學、電影和藝術作品成為腐蝕和毒害人類心靈的麻醉劑，而且還通過他們僱用的文人們製造了不少赤裸裸地鼓吹侵略戰爭、殖民統治和種族歧視，直接為帝國主義戰爭勢力服務的血腥的作品。在西德和日本，隨着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的復活，頌揚納粹戰犯、鼓吹“大和魂”的作品也紛紛出籠。在所謂“自由世界”，許多資產階級作家、藝術家陷在無法擺脫的精神苦悶之中；他們中有的人把資本主義的末日看做世界的末日，因而恐懼不安，對人類前途感到絕望；有的人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徘徊歧路；有的人逐步突破了資產階級世界觀和各種偏見的藩籬，而轉向人民的方面、社會主義的方面來。

進步的、革命的文艺家在資本主義國家遭受了種種的排斥和迫害；他們頑強地堅持鬥爭，創造了不少反映人民前進意志的優秀作品。各國許多愛好和平的作家、藝術家積極參加了保衛世界和平的運動。在一些卷起了民族、民主革命風暴的地方，革命的作家、藝術家站在鬥爭的前綫，和人民共命運，真實地表達了人民要求解放的願望。我們在這裡向所有為和平、

民主、民族独立和人类进步而真诚奋斗的文艺家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是同那些为帝国主义、反动派服务的文艺势不两立的。同资本主义的没落、颓废的文艺相对照，我们的文艺是革命的、生气勃勃的文艺，是鼓舞劳动人民起来改造世界、进行革命斗争的文艺。这种文艺描绘了广阔的人民的世界，表现了劳动群众的伟大斗争，反映了社会主义新世界的兴盛，反映了共产主义新人的诞生和成长。

以南斯拉夫铁托集团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歪曲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正确原则，大肆鼓吹所谓“积极共处”，否定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对立，提倡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思想体系互相渗透和合流，千方百计地企图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来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取消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正义斗争。为了这个目的，修正主义者配合帝国主义的宣传机关到处推销资本主义的腐烂文化和生活方式，竭力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知识界、文艺界鼓励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思潮。在文艺战线上，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

級、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之間的斗争是十分激烈的。

革命的文艺从属于革命的政治，反动的文艺从属于反动的政治。革命的文艺家一旦离开了人民的革命事业，不管他打的是什么旗号，他就要迷失方向，走上錯誤的道路，走向墮落甚至走向反动。

我国人民当前的政治任务，就是以客观上許可的、尽可能快的速度把我国建設成为具有現代工业、現代农业、現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并且准备好条件以便在将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同时，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一道，和全世界一切革命的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为反对帝国主义、为爭取世界持久和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思想战綫上，我們应当更高地举起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旗帜，反对現代修正主义的反动思潮，以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在人民群众中彻底清除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极大地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我們的文艺应当成为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精神，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銳利武器。

革命的文艺家应当站在人民革命斗争的前綫，站在时代的前头。

自从第一次和第二次文代大会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我們的文学艺术工作，取得了极其重大的成就，也取得了极其丰富的經驗。我們在党中央和毛澤东同志的领导下找到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正确道路。在这次大会上，我們应当很好地总结我們的經驗，闡明我国文学艺术是怎样发展过来的；闡明我国文艺应当沿着什么方向、什么道路前进才是正确的，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有利于社会主义文艺本身的发展；闡明在我国文艺界，无产阶级的路綫和资产阶级的路綫之間，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之間，是怎样进行着尖銳的斗争的。这些就是我們这次大会所要着重探討的問題。

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我們的文艺是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自从一九四二年毛澤东同志发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一直成为我国革命文艺工作者所拥护、所遵循而为之奋斗的坚定不移的方向。我們在文艺工作方面所取得的

成就，就是毛澤东同志所提出的文艺方向的胜利，也就是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的胜利。⁷

在我国，工农劳动人民已經成为国家的主人，他們推翻了压迫者、剝削者，廢除了生产資料的私有制，那些过去靠剝削为生的寄生阶级的人們也正在被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以前的个体农民、个体手工业者，經過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道路，都变成了集体农民、集体手工业者了。文学艺术不为工农劳动人民及其知識分子服务，又为谁服务呢？莫非还要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去服务嗎？不表現劳动人民，試問今天还有誰更值得我們去表現呢？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給文学艺术开辟了新的天地，使作家、艺术家找到了新的主题、新的表現对象和新的服务对象。这是人类文艺发展的方向，是文学艺术的偉大革命。

为工农兵服务，在今天就是要为千百万群众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的社会主义建設服务，为党的总路綫服务，为偉大的共产主义的明天服务；就是要为反对帝国主义，爭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崇高事业服务；就是要表現我国人民在革命和建設事业中所树立的丰功偉績，表現他們的艰苦奋斗精神和共产主义的崇高品質；

就是要配合群众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彻底打破少数人对于文艺的壟断，使文艺为最广大的工农群众所接受和运用。

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无产阶级的文艺方向，它同资产阶级的文艺方向针锋相对。因此它遭到了国内外一切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的敌视和痛恨。胡风说它是“一把刀子”；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者诅咒它是对于作家的“迫害”。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他们是仇视工人阶级、仇视革命的。而在资产阶级文人的眼中，文艺只是少数“上等人”的专利品，是他们的私有财产；在他们看来，文艺只应该歌颂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美化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宣传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和低级趣味。他们是“文艺贵族”，他们怎么愿意表现工农群众，怎么愿意为工农群众服务呢？因此，要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就不能不同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不断的斗争。从一九五一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经过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胡风思想的批判和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到一九五七年又进行了反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及其他右派分子的斗争，接着，进行了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

批判。文艺战线上的这一系列斗争，正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如果说对《武训传》的批判是开国以后在文艺领域内向资产阶级思想开火的第一炮，那末，反对文艺界右派分子的斗争就是文艺战线上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斗。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修正主义者总是企图按照他们的世界观和美学观来改造我们的文艺，企图把我们的文艺拉到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去。为了替社会主义文艺的前进扫清道路，对资产阶级思想进行长期的反复的斗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规律。经过这些斗争，我们的文学艺术不是像一些反动文人所断言的那样“衰萎”了，而是更加健壮了。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国文艺正沿着社会主义轨道飞跃前进。

在我国，文艺已不再为少数人所专有，而成为全国各民族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事业。革命的文学、戏剧、电影和其他各种艺术已经深入人民群众的心灵。很多新的文学作品销行几十万册以至百万册以上。一九五九年电影观众达到四十一亿人次。戏曲、话剧、

新歌劇、音樂、舞蹈、曲藝、雜技等各種新節目，越來越多地吸引着廣泛的觀眾和聽眾。美術作品得到廣大群眾的欣賞，連環圖畫的印數每年達數千萬冊。勞動群眾感到文藝確實是為他們服務的，它真實地反映了他們的思想、情感和願望，是鼓舞他們勞動和鬥爭，提高他們道德品質的“生活教科書”。工農群眾自己積極地參與了文學藝術的創造；工廠、農村、部队的業餘藝術活動和業餘寫作運動空前廣泛地开展起來。許多無名的工農作者的天才創作和文學藝術專門家的優秀作品交相輝映。文藝從來沒有在人民生活中占有像現在這樣重要的地位，起着這樣重要的作用，並且受到人民這樣的重視。文藝和勞動人民的关系變了，文藝本身的性質也變了；我們的文藝已經逐步成為勞動人民自己的文藝。

強烈而鮮明的革命性和戰鬥性是我們的文藝的最顯著的特色。文藝工作者，作為時代的鼓手，運用各種文藝形式，敏銳地反映了我國人民反對帝國主義、保衛祖國、保衛世界和平的鬥爭，反映了祖國建設的各個戰線上不斷涌現的新人新事，熱情地描繪了新事物在鬥爭中的成長，顯示了文藝密切配合政治的積極

作用。不少优秀的作品对我国的革命历史和现实斗争作了广泛的描绘和艺术概括。《红旗谱》、《青春之歌》、《三家巷》、《灵泉洞》、《苦菜花》、《铁道游击队》、《红日》、《林海雪原》、《三里湾》、《山乡巨变》、《创业史》、《草原烽火》、《黎明的河边》、《战斗的幸福》等小说，《杨高传》、《赶车传》、《动荡的年代》等长篇叙事诗，《万水千山》、《红色风暴》、《英雄万岁》、《东进序曲》、《槐树庄》等戏剧，《上甘岭》、《林则徐》、《风暴》、《聶耳》、《青春之歌》、《董存瑞》、《战火中的青春》等电影，展现了我国从鸦片战争一直到社会主义革命各个阶段惊天动地的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百炼成钢》、《在和平的日子里》、《乘风破浪》、《风雨的黎明》、《风雪之夜》、《我的第一个上级》等小说，《降龙伏虎》、《全家福》、《共产主义凯歌》等戏剧，《老兵新传》、《黄河飞渡》、《春满人间》、《万紫千红总是春》、《五朵金花》等电影，描绘了工农业建设和大跃进中各个战线上沸腾的生活图景。

工农群众中的先进人物已经成为我们文艺作品中主要的主人公。在许多优秀的小说、电影、戏剧、绘画和其他各种艺术作品中，塑造了工人、农民、战士、

革命干部、革命知識分子的英雄形象。作家艺术家把自己的理想熔鑄在英雄人物的創造上，在艺术作品中表現了新的世界、新的人物、新的思想。从近年来的創作中可以看出一个明显的趋势：作家对于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革命精神和宏偉气魄，描写得越来越鮮明和深刻，对人物性格的刻划也更加細致和丰滿了。我們在《紅旗譜》中看到了在漫长的黑暗統治年代，老一代的革命农民向反动势力冲鋒陷陣的悲壮历史。在朱老忠身上，集中地体现了农民对地主的世世代代的阶级仇恨，体现了为党所启发、所鼓励的农民的革命要求。《苦菜花》以敌后抗日根据地复杂的殘酷斗争为背景，刻划了一个善良而又勇敢的革命母亲的形象。《万水千山》中的那位紅軍教导員李有国，一生为党为革命，临死之前还充滿信心地高呼“让革命騎着馬前进”，他的面影在我們的脑海中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紅日》刻划了沈振新这样一位高級指揮員，他肩負着一个决定性战役的胜败的重担，而从容不迫，指揮若定。在《林海雪原》中的战士楊子荣身上概括了革命偵察战士的机智勇敢的作风。《创业史》深刻地描写了农村合作化过程中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农村各个阶层人物的不同

面貌，塑造了一个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青年革命农民梁生宝的真实形象。《百炼成钢》中的秦德贵，《山乡巨变》中的邓秀梅以及《新结识的伙伴》、《李双双小传》中的主人公们，都是十分活跃的工农青年的形象。

这些人物的创造，回答了谁是我们时代的英雄这个问题，说明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我们文艺作品中已经取得了应有的地位。

劳动群众本来是人类文明和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但是由于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长期处于被压迫、被剥削的境地，在过去的文艺作品中，他们常常不是被忽略就是被歪曲。随着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工人阶级就要求文艺正确地表现劳动人民，要求文艺成为工人阶级的斗争武器。

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恩格斯看到狄更斯、乔治·桑、欧仁·苏等作家的作品中描写了“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曾大加称赞，认为这种现象是欧洲小说领域中的“一个彻底的革命”。（《大陆上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后来，到八十年代，他向革命作家正式提出了表现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的任务。他说，这种革命斗争的描写应该“在现实主义的